

第一章 总报告¹

2018年，全国高校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吹响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集结号，新一轮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也持续推进。本章首先概括并剖析2018年我国外语教育领域全局性的热点问题，并从高校一流本科教育、基础教育教学课程改革、教师教育与发展三个角度进行梳理和综述。之后，就外语教育学科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一、高校一流本科教育

2018年6月21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发布《一流本科教育宣言》。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本科教育”而不是“本科教学”为名召开的会议，对我国高等教育具有风向标和里程碑意义，对我国高等外语教育来说，更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我国高等外语教育将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将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融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外语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建设一流本科外语教育，应注重提升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基础素养、高阶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终身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打好外语底色，实现宽口径发展。对公共外语教育来说，本科生外语素养的普遍提升以及重要领域人才拔尖外语能力的培养，更是复合型人才战略的基石。建设一流本科外语教育，必将有助于外语界进一步整合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促进二者协调、融合发展。建设一流本科外语教育，也对高校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将进一步完善高校外语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学科社会功能。

建设一流本科外语教育，核心是课程改革和创新，关键是课程质量和学风。近些年，我们在推进高等外语教育改革的和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将更多的注

1 本章作者：王文斌、徐浩，北京外国语大学。

意力放在了培养方案的重构和优化上，即更多地从培养体系结构的角度开展工作，相应忽视了课程的规划和建设。如果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体系的骨架，那么课程便是血肉。课程是联结培养愿景和日常教学的中间纽带，只有提升了课程质量，才能真正盘活全局工作。目前，高校外语课程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容陈旧、方法死板等问题；课程间还存在重复多、跨度大、协调差、不衔接的问题。课程实施的质量也亟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应狠抓学风，强调基本要求和基本规范，否则再好的课程设置和内容构想也无法达成一流本科外语教育的目标。

除了重视课程外，在一流本科外语教育的建设中，还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多元路径。当今的国际竞争需要各类复语复合型人才，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擅长国际合作的专业人才。因此，应着力探索和实验外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式人才培养，以及外语专业各语种之间的融合式人才培养，且应基于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开展多样化的培养，不应拘泥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固定范式。另外，一流本科外语教育的建设应始终在语种数量、专业结构、培养规模等方面将国家战略需求放在首位。

二、基础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2018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1]，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核心理念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推进。在2017年版课程标准中，外语学科包括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六个语种，课程改革的推进势必会对基础外语的面貌产生重大影响。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特别注意汲取历史经验，尤其要重视课程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来说，从历时与发展的视角看^[2]，要想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可将2001年启动的“新课程”改革和本轮改革作为节点，划分出“双基教学”“综合能力”“核心素养”三个发展时期。虽然三个发展时期在整体定位与导向、教材编写、教学实践、教师角色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始终都在着力解决“学用分离”这一共性问题。这也是新时代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教学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此次改革

的推进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重构对“用”的内涵的认识，突破交际性“用”的范畴，并拓展到全面促进学生成长的“用”；在“驱动—促成—评价”的课堂教学模式下，继承和实践有效的传统方法，并开发和尝试新方法，推进教学实践的发展。另外，非英语语种在教学传统、教学资源、师生情况、培养定位等方面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特色，因此，应注重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分类指导。

除了从课程发展历史的角度考察此次基础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外，我们还应厘清主要矛盾和核心任务，选准发力点。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教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表明，推动课程改革，最重要的依托是优秀的外语教材，最根本的途径是有效的课堂活动。首先，教材是贯彻课程理念、落实课程要求、达成课程目标的基本教学依托，是学校组织课程的重要依据，是教师实施教学的具体中介。因此，加强教材建设，尤其是开发、编纂、审定切实贯彻2017年版课程标准理念的教材，应当是推进课程改革初期阶段的重中之重。由此，也便产生了加强教材研究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进一步促进教材编写人员的专业发展，以及提升教材编写队伍的专业素养，亦是教材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应着力提升课堂教学活动的质量，提高教师设计和实施有效课堂教学活动的的能力。2017年版课程标准提出“英语学习活动观”，明确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学习者学习和尝试运用语言理解与表达意义、培养文化意识、发展多元思维和形成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提出为整合课程内容、实施深度教学、落实课程总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英语教与学的效果提供了可操作的途径^[1]。真正优质的活动既能激发学生潜质，即让学生的状态“活”起来，又能让他们在具体学习过程中真正“动”起来，即真正开展和参与语言实践，并最终“动”有所获^[3]。

三、教师教育与发展

线上学习资源的增加是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在2018年呈现的突出特点之一。线上学习资源的增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整体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的成果愈发显现其效用，硬件设备更新，网速得到极大提升，新开发软件（包括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和智能手机应用）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这使得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资源的数字化具备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和软件条件。第二，由于地域、学段、教情等差异，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的实际需求愈发多元化，因此，各地培训部门需要实质性地加强分类指导，而最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资源数字化并实现其广泛共享，以便广大外语教师各取所需。换言之，线上学习资源的增加与外语教师发展需求的多样化密切相关。第三，线上学习资源的开发主体不断增加。除了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外，线上学习资源的增加也与提供资源的机构和个人数量有所增加有关。相关机构和个人出于各种愿景和动机，通过不同途径，面向不同类型的外语教师，提供多样化资源，这使得线上学习资源总量迅速增加，有向“买方市场”转化的趋势。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我们针对上述原因背后的复杂状况和情境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尤其是针对数字化资源与教师需求的互动关系以及数字化资源开发主体的全面调查和深入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小学外语教师的语言能力仍显不足。目前，与2017年版课程标准实施前相比，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教学质量虽已有较大提升，但仍滞后于国家发展战略对精英外语人才的需求和社会发展对全民外语素质的期望。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障碍就是中小学外语教师的外语能力不足，且区域、城乡差异较大。外语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特点是外语教师需要具备并保持基本的外语能力，否则将无法保证其能准确理解课程标准与要求，无法保证外语教学质量，甚至会给学生的语言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出于各种历史、现实原因，我国欠发达地区和中等发展水平地区有大量外语教师的语言能力无法胜任最基本的外语教学。很多教师的外语语音不标准、不准确甚至不具有可理解性；同时，他们尚不具备完整、准确解读教材文本的阅读能力，不具备完成基本课堂教学内容呈现和教学互动的口语能力，也不具备从事教学示范和评价反馈的写作能力。这使得此类教师不得不在教学中大量使用中文或向学生输入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外语，严重影响学生外语能力的发展和升入高校后进一步学习外语的能力。在较发达地区，中小学外语教师入职时的整体语言能力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教师，但语言能力本身极易产生磨蚀（即

在缺乏维持机制的情况下逐渐消退),因此,教师在从事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之后,外语语言能力大多会退化,很快就变成了“中学教师只有中学外语水平,小学教师只有小学外语水平”。因此,基础外语教师自身外语能力不足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是长期制约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教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需要整个外语界更加重视,更多关注,加强研究。

四、外语教育学科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等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大批外语人才作后盾,而外语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外语专业切合实际的学科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学科性质不明,已成掣肘外语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我们在倡导构建外语教育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外语教育学是促推分科统合、完善学科体系的需要。在构建外语教育学的过程中应强化学科知识建构,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研究单位、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与人文素养。^[4]

学科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科构建的关键。因此,若以系统哲学为指引,我们需要首先指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需遵循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边界相对性等原则,然后以外语教育过程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为依据,将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外语学习研究、外语传授研究、外语课程研究等多个结构要素,并根据这些结构要素在外语教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将它们分为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规划研究、实施研究和管理研究五大层面,以揭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诸要素间的内在关联性。^[5]

可见,外语教育学学科建设本身有其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而对于中国外语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近期我们应尤为注重克服某些外语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工作的不良倾向。第一,要谨慎对待未经实证检验的所谓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例如,不应只做文献调查而忽视实地调查,也不应在头脑风暴后过早地形成定性认识而缺乏实践性再认识的建构过程。第二,要防止外语教育学出现“内裂外解”的学科发展局面,即内部不断分化成诸多具体领域和分支,外部受到相关学科的解构^[6]。因此,回归教育与教育学的本质属性,重构外语

教育学的基本学科立场非常必要。我们认为，实践取向是外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取向，它应当至少包括如下三项原则：外语教育学最重要、最根本的学科属性是它的实践性；学科理论应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划分，而不应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进行划分；研究方法体系既要向多样化发展，又要注重创新，更要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7]。

-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 徐浩，2018，新时代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历时与发展的视角[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1）：12-17。
 - [3] 徐浩，2017，让活动既“活”又“动”，让学生“动”有所获[J]，《英语学习》（11）：4。
 - [4] 李民、王文斌，2018，关于构建外语教育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7-14。
 - [5] 李民、王文斌，2019，试论外语教育学学科体系[J]，《中国外语》（5）：23-30。
 - [6] 徐浩，2012，实践取向的外语教学论学科建设构想——从“内裂外解”的学科基本立场危机谈起[J]，《课程·教材·教法》（7）：54-59。
 - [7] 文秋芳，2018，“辩证研究范式”的理论与应用[J]，《外语界》（2）：2-10。